

# 青衿琴票陈道安

金立人

(中金丰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,北京 100020)

**摘要:**清末民初,京剧舞台上除新三鼎甲驰誉南北外,尚有四大名琴倾倒梨园内外,儒雅青衿陈道安便是其中之一。本文对陈道安先生之生平作一简介。

**关键词:**京剧;琴票;陈道安

**中图分类号:**J809.26

**文献标识码:**B

**The Intellectual Amateur Performer Chen Dao-an**

JIN Li-ren

凡京剧演员之唱功,离不开场面。鼓板尺寸稳妥自不待说,而琴师之随、包、托更是有半壁江山之份。老谭曾言,离了梅雨田的琴,我张不开嘴。诚哉斯言。清末民初,京剧舞台上除新三鼎甲驰誉南北外,尚有四大名琴倾倒梨园内外。如疏密有间之梅雨田,善断险奇之孙佐臣,说谭专家陈彦衡,儒雅青衿陈道安。尤为称奇者,梅、孙是专业琴师,二陈是文人琴票。在满城争说叫天儿之时,二陈对老谭艺术研述之精深和推广远播,鲜有抗者。时人称之为南有陈道安,北有陈彦衡,如民国早期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之《戏剧月刊·陈道安君小史》言道:“世称胡琴名手,必称南北二陈,北陈为彦衡,南陈即先生也。”北陈之琴梅雨田先生赞为一“秀”字,南陈之琴内外行颂为一“雅”字,同为一时瑜亮。然述及北陈者众,论及南陈者寡。为此,笔者在陈道安先生女儿陈为珠老师之鼎助下,又参阅了陈小田先生回忆其父之文章,并钩沉于史海之中,试对陈道安先生之生平作一简介,就正于诸位前辈。

陈道安,名以履,字公坦,因好道学,故又号道安。祖籍江苏江阴县(今江阴市),清光绪四年(1878年)生于北京,1957年农历丁酉三月二十九日(西历4月28日)寿终正寝,春秋八十,墓葬于江苏常熟虞山。陈先生儿辈均为票界中人,其长子小田对京剧研究精深,于音韵学说更是造诣不凡,有音韵著作传于世。小田工青衣,30年代至50年代初活跃于上海等地票界。1952年至1955年,小田在其上海愚园路住所设唱和集会于星期天,胡琴以周振方为主,司鼓以曾心斋为主。参加者有李家载、许良臣、李世济、新艳秋、范石人、陈大藩、周长华、倪秋萍、沈柏年和其妹为珠等人。儿媳李家英,工陈派(德霖)青衣;次子小村,琴艺不亚于其父,手音甚好,曾留唱片于世,并有胡琴曲谱付诸梨园,可惜英年早逝;女为珠,为人和蔼,修淡夷然,现已逾古稀。为珠工程派青衣,对梅派亦颇有领会,时参加常熟地方业余京剧活动,虽古稀之人,然嗓音仍润,颇具大家风范;婿黄玉岭为谭派(富英)老生,已逝。

陈道安先生生于书宦之家,先祖为名进士,其父供职翰苑,课读甚严,故陈先生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,并不负父望考中秀才。科举制度废除后,陈先生又考入清廷所设之京师大学堂(今北大之前身),每考试成绩辄名冠侪偶,居北京高碑胡同三叔家。庚子事变,清室西狩,陈先生避乱常熟,并在赵氏入赘成婚。其时北方票友已与伶界就艺术方面同斟共酌,然南方官绅鄙视倡优之成见未改,但陈先生不为所惑,仍苦练琴艺不辍,并时假鱼雁向梅雨田先生请益。

1904年,陈道安先生在上海商约公所谋得薪水,遂移寓沪上。当时谭派已南移沪上,然会唱者极少。陈先生一到,请益者即刻盈门,先生乃逐一指拨,实为传播谭派艺术于沪上之第一人。闲来先生便与潘月樵、夏月珊、夏月润昆仲、毛韵珂、冯子和等谈天说艺。1906年,陈先生为官于浙江,先在杭州,继调宁波(任

宁波濠河厘局、长兴厘局局长),再至湖州,前后五年,谋得两袖清风,清水一杯。陈先生为官于浙江期间,梅雨田先生曾亲笔书寄谭鑫培之《李陵碑》工尺谱,谓此谱极工极难,在京唯陈十二爷差得其窍,囑仔仔细玩味之。陈先生不负梅雨田先生所望,按谱悉心勤练,并以其子小田为练琴之槿头(时小田虽幼,然会戏已多)。故其后先生能授张翰臣更臻精到,以解老谭“金沙滩双龙会”之围。1916年为生活计,陈先生谋得汉冶萍公司(由安源煤矿、汉阳钢铁厂、大冶铁矿组成)煤矿局湖南城陵矶分局秘书之职,工作之余仍苦练琴艺。1917年先生中年失伴子女无人照顾,因其嫂孀居于无锡锦树里,遂迁家于斯。翌年,陈先生因惧军阀混战,遂自城陵矶返回无锡锦树里。此时其嫂就束修事劝谓先生曰:“先祖虽曾训谕,然时代已有变更,不如从权,随遇而安。”故陈先生于1918年起即本着“自行束修以上,吾未尝无诲也”(语出《论语·述而第七》)之旨,然多寡不计,如家贫而喜京剧者敬礼亦可。其上午在庞同春中药店行医(店主学青衣于先生),下午在家教戏,以此度日。其时孟小冬在无锡新世界搭班清唱(时孟唱汪派),常至先生处学谭派唱腔。此外时有人称江阴“梅兰芳”之蒋耀庭者,亦闻名赴锡拜师于先生。后蒋与北洋军阀旅长毕庶澄合演赈灾戏《战宛城》,蒋饰邹氏,《思春》一场,蒋连唱带做,演了二十余分钟,台下彩声四起。事后,其子小田因知父素不习演,故询父何以能教此戏。先生答曰:“蒋本善做表,余当年所见田桂凤演此剧之体贴剧中人情状告之,故学戏不在于死背硬记,而更需领悟剧情发展也。”

说起陈道安先生之习琴,乃起因于其13岁时得了童子癆(类似今之肺结核病)。陈先生昆仲两人,兄因病早谢人世,其父为求延嗣,故请老友梅雨田先生教其子习琴,以怡养其心情,俾使早日康复。数年后先生琴艺大进,癆虫亦遁,诚为一石二鸟之喜。先生学琴于梅雨田时正值新三鼎甲汪桂芬、孙菊仙、谭鑫培活跃于舞台,陈先生与陈彦衡、黄益斋、王君直、李秉庵、林绍琴等顾曲无虚夕,况其学琴善于参悟,提高甚速,颇得梅师之赞许。陈先生在京师大学堂读书之余,常在李秉庵先生(文丑,李瀚章之长孙,李经畬之子)其设在化石桥宅中之春阳友会内活动。春阳友会其名源于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:“春日载阳,有鸣仓庚”句。仓庚者,善鸣之黄莺儿也,喻艺友常相唱和聚会之意。春阳友会为民国二年(1913年)由樊棣生发起,在李秉庵宅中聚会、排练。票社内房屋宽敞,场面齐全,并有诸多小间,可供二三人斟酌。因李秉庵富饶,故时留晚饭,最多时达十数桌,一切杂费开支均由其出资,人目其为“李大傻子”。票社聘陈德霖、王长林为常任教师。当时票社胡琴有李润峰(李毓芳之父)、龚静轩(龚云甫之子)和陈彦衡,老生有王君直、莫敬一、余叔岩(以票友身份)、黄益斋(汪派),青衣有林绍琴(余紫云派),丁继甫(陈德霖派)、红豆馆主亦是常客,老旦有松介眉、卧云居士(赵静尘)等,有些专业演员如程继先、梅兰芳、姜妙香等也常参加。民国三年三月间,春阳友会正式成立,樊为会长,李经畬为名誉会长,并迁址于崇文门外南三里河晓市大街浙慈会馆内(李为浙人)。春阳友会之盛,至今无有右者,于此值得一书。陈先生在此氛围内,耳濡目染,加上勤学苦练,并与会内诸师友长相切磋,自然是技艺日进,通晓各派之一代名琴票应运而生。

陈道安先生的主要京剧活动是在南方票房中度过,虽琴艺出众,然从不炫耀于人,故其声名未能远播。况其严遵父训,绝不收润利一分。按其之论,收一分润利,即为下海。然陈先生亦非并无声名远播之机。一是当年谭鑫培先生末次(1915年夏末)赴沪演出,坚请陈先生操琴,陈坚辞不允。缘因当时老谭赴普陀进香,仅带谭二。在沪期间,谭因其婿夏月润受困于赵公元帅,故允在九亩地新舞台帮忙十天,事后夏付银8000于岳丈。新舞台乃国内第一家股份制新式舞台,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二(1908年10月26日)开张,最早在十六铺,故言新舞台者当标明十六铺或九亩地,夏氏昆仲为临时董事。当谭演至《李陵碑》之“金沙滩双龙会”句之反二黄快三眼时,谭二之琴拉得不尽意。无奈之际,夏氏兄弟曾闻得梅雨田曾寄谭谱于陈先生之事,故特请陈先生解围。当时若能为老谭操琴,真是身跃龙门,千金不换。然陈先生谨遵先父遗训,坚辞不允,并谓:虽夙佩谭氏艺术,然若为之操琴,即等于下海,实难奉命。时适值张翰臣(亦梅雨田弟子)在座,愿瓜代之,陈先生亦乐助其成。先生先以梅谱授其更臻精到,张为老谭操琴三天,从此名噪一时。旁人仅知张翰臣为老谭操琴后名声大振,并下海做了专业琴师,但并不知陈先生是幕后英雄。另有一次,杭州新开一舞台,欧阳予倩和吴我尊邀陈先生以票友身份登台,陈先生一时竟为所动,即将赴杭。在杭试演7天,诂料卖座愈来愈盛,每月包银逾千元,陈先生之声名益盛,予倩亦同意下海挂头牌。陈先生了解实情后,严遵庭训,不为重金所动(其时先生仅靠操和缓之术以糊口)坚不下海。院方愿出重酬,然陈先生连7天试演之酬

亦不受,谓受酬即不是票友,并束装返沪。为此欧阳予倩和吴我尊目为迂执,几至反目。

辛亥光复后,陈道安先生复寓沪上,并在寓所附近赁屋一间,邀沪上第一批票友创设春雪社票房。票社聘邵寄舟为教师,由张翰臣主司操弦,社费无定额,个人量力缴付。社员有老生王颂臣、朱耐根、唐谨庵、钱朗如、许良臣、罗亮生等;青衣有林绍琴、江梦花、吴我尊、欧阳予倩等;小生朱伯房、胡琴张葵卿,净角老旦亦皆有人。老乡亲孙菊仙、刘永春等亦常光顾。此外报馆剧评记者有林直斋、冯叔鸾(马二先生)等皆唱老生,亦为常客。时王又宸先生在上海演出,颇受欢迎。王又宸乃票友下海,戏路欠宽,故亦常至春雪社票房走动。其时沪上凡有堂会,总有春雪社社员之身影,先生亦必为之操琴。老乡亲孙菊仙和小喜禄(陈祥云)演《三娘教子》必得陈先生之琴伴奏方能生色,小东人亦必由小田所饰。至于陈先生与林绍琴(林善使哑吭音,得余紫云神韵)之合作更是使人有居蓬莱之感,罗亮生谓此:“……听来如饮醇醪,迄今回忆尚有余味。”

春雪社活跃期间有数事可记:一是上海张院堂会议演(即味纯园,原为西人别墅,光绪八年为无锡张叔和购得,故名张园。地址在今静安寺路,今已荡然),春雪社票友欧阳予倩和钱朗如参加。欧阳予倩演《宇宙锋》,钱朗如演《乌盆记》。钱演《乌盆记》时,孙菊仙忽然高兴,反串为钱配张别古,念白虽有所删简,而几句摇板唱得声若洪钟,钻天扑地,听众莫不以为意外之收获,实是喜从天降。二是唐谨庵决定下海,先由陈先生教唱念,老艺人邵寄舟教做表,不二年唐就搭丹桂第一台,每月包银500元,演中轴戏。春雪社期间,陈先生和史量才先生还参与编写了《三顾茅庐》一剧,“火烧新野”用虚写,“博望坡”用实写,开打热闹终场,角色搭配齐全,卖座历久不衰。此剧以唐谨庵饰徐庶,麒麟童(周信芳)饰刘备,三麻子(王鸿寿)饰关羽,冯子奎饰张飞,诸葛亮为全剧中心,由贵俊卿出演,老供奉孙菊仙饰黄承彦,也有一段精彩的唱表。集数位名牌老生于一剧,迄今七十余年,亦属罕见。三是前面所言,老谭末次赴沪演出,先是陈先生以梅谱授张翰臣更为精到,乐助其成,后张在夏氏陪同下诣老谭寓所,为老谭吊嗓并得首肯,使老谭之《李陵碑》得以顺利唱完。而陈先生为避票友下海之嫌,弃万金之名,就当时时代之背景而言,实属难能可贵,高风亮节。陈先生自己虽不登台,然诲人之心不倦。老谭之婿王又宸应聘至亦舞台演出《连营寨》知陈先生深得其中三昧,特登门请教,先生均一一悉心传授,王又宸遂成为老谭之后演《连营寨》之第一人。德商高亭公司、法商百代公司、美商胜利公司均为王灌制唱片,流传至今,使吾侪得窥老谭真谛之一斑。

1921年后,陈道安先生移寓常熟。虞山诸京剧爱好者闻得先生至,即赁一散馆,组成中音俱乐部,推先生为会长。先生边行医边教戏,并延沪友说身段、教场面,每逢义赈,除行头、锣鼓、班底外,能自演一台戏。不久,因参加者日众,遂将中音俱乐部改为虞声友社,仍以先生为会长,此时场面锣鼓已皆能自备。后又请了一位专业演员樊云卿专教身段做表,培养了一大批京剧业余爱好者,大大地推动和活跃了常熟地区的京剧活动。后常熟有人又在逍遥游和南门坛上开了两家剧院,就我所知南门坛上的一家名叫新都大戏院,盖叫天、徐碧云等均曾来此演出,并专程拜谒先生。自1921年至1938年的17年中,陈先生往复于沪虞(虞山镇)之间,直至1938年其子小田在上海愚园路租地造屋,遂安居于斯。1956年9月先生任上海文史馆馆员。

除此之外,刘海粟先生和徐朗西先生所办之美术专科学校、新华艺术大学均特聘先生为教师,教授京剧和音律;史量才先生延先生教其子史咏赓、沈柏年;平等阁主人狄楚青延陈先生为吕美玉时装京剧《失足恨》设计唱腔、念白。时吕美玉隶共舞台挂头牌,排演时装戏《失足恨》并列大轴(压轴戏为罗小宝、金少山之《失空斩》,先生亦为之完臻唱腔),主要配角为李桂芳,李表演极佳,惜年长扮相有逊。时《失足恨》为新戏,需编新腔,但又不能与梅、程雷同。为此,先生和小田费尽心血,编了不少新腔,一经上座,历演不衰。此剧始演于王芸芳,唱红于吕美玉。虽是吕美玉风姿照人,然唱腔新颖,亦是红花绿叶,相映成辉。吕美玉之《失足恨》剧照后来还成了美丽牌香烟的商标。上海地产富商卢少堂也延先生教其子炳生;大中华针织厂主谢绳祖京昆兼学,昆曲教师为俞粟庐先生,京剧教师则为陈先生,陈小田和俞振飞也常参与,事在民国二十年前。

陈道安先生一生教了多少学生,恐难屈指,因其常在南方,故有“桃李满江南”之誉。况先生胸怀博大,对门生除了倾囊相授外,还将学有所成之门生推荐于陈彦衡、林绍琴、黄益斋处,俾使更求精到,绝无封门杜户之陋习。先生之主要门生(前述及者不赘)有狄楚青,字平子,又号平等阁主人。说起狄平子此人,其乃

前清光绪年间举人,因拥护维新运动曾两度避难日本,《时报》馆及有正书局之创办、主持人。狄楚青年长于先生,故互称先生。20年代之名句“天下兴旺谁管得,满城争说叫天儿”即出自其口,并颇得先生赞誉。此外尚有罗合如先生(1899—1980),罗学戏极为认真,凡音韵咬字必穷究其根源,故先生对其颇为看重。因罗阮囊羞涩,先生对其不究束修,海之不倦(1949年后方知罗为中共地下党员)。罗合如于1949年后在北京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(院长为梅兰芳),1957年先生逝世,罗曾著文志悼。

学琴于陈道安先生有成就者为倪秋萍、黎秋觉和周振芳。倪秋萍在20年代中叶经小田介绍,拜陈先生为师学琴,先生对其倾囊相授,为倪秋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倪在陈府艺术上得益颇多,后倪又求精于北陈。1936年倪得以为梅兰芳先生吊嗓子3年,并经梅先生玉成,再拜王少卿先生为师,遂成一代梅派名琴师。名琴师黎秋觉为徐兰沅先生的得意弟子,初亦学琴于先生,后再求学于徐兰沅。黎秋学成后傍过言慧珠、黄桂秋、姜妙香、童芷苓和李玉茹诸名演员。还有,曾为梅先生吊嗓子于香港的周振芳亦师从先生学琴,周后在重庆为杨畹农操琴。周不但精于梅派,还精于谭派之琴。陈为珠老师曾谓予曰:唱周振芳的琴有“顺风送轻舟”之感,极其舒服。

由于陈道安先生胸怀博大,平等待人,因此不但桃李芬芳,且高朋满座。陈先生在京剧界之友好文中述及者不赘,尚有陈德霖、王长林、时慧宝、朱素云等;梅兰芳、程砚秋、周信芳、姜妙香、罗合如等在先生古稀之年均去专程拜访。先生在学界之友好者有翁松禅、吴湖帆、刘海粟等。其子小田弥月,翁亲书一扇面相赠,先生以翁书、梅谱为二宝。翁书后由小田亲捐于常熟博物馆珍藏,梅谱先生临终时赠于其最末的胡琴弟子李承焯医生,亦珍藏之。

陈道安先生在京剧方面的造诣非同一般,先生不但精于谭派,亦领会汪(桂芬)派之精髓,对余紫云、徐小香各派亦甚精通,对于老生、青衣行腔吐字诸法皆有心得。在琴艺方面先生颇得梅雨田先生弓法、指法之真传,深得梅师和平中正之妙。时人言:若能拉黄九龄之《除三害》、汪桂芬之《文昭关》、谭鑫培之《李陵碑》丝毫不碰,方算尽胡琴之能事,陈先生可谓其中人也。先生还将岐黄阴阳五行生克之理糅入琴理,发明了不少花点,真是洞天别具。先生还首创[柳摇金]、[柳青娘]、[海青歌]之曲牌,往复翻成十四调律。陈先生之音响湮没久矣,予未得亲聆,故不敢妄评,但据罗亮生先生言:“原来胡琴只有正反二黄及正反西皮等四个调子,陈用其它三个调子把它串联起来,创造了[翻七调],而衔接处无斧凿刀劈的痕迹,颇为可贵。先生之邑友听天老人在《戏剧月刊·论胡琴圣手及其工谱之异同》一文中对陈先生之琴艺有一中肯评论:“先生之琴,取法雨田,参酌彦衡。指法极佳,腕劲稍逊,而别具雅韵,非工谱所可形容。”曾朴亦曾言,虽听名琴无数,千秋各有,然陈先生之琴雅韵无有右者。王唯我先生言其听陈道安先生拉过胡琴,但始终感觉陈先生“操琴时发出的音色不美,要想叫好也叫不出来”(见《京剧票友》第137页),此言不妄。然此时的陈先生已逾古稀,况耳目失聪多时,辍琴有年,手音确是大打折扣。但听一二次琴便作定性,晚学在此斗胆说声“有失偏颇”。先生之著作有校正旧京剧单行本数十册,由有正书局出版,颇为行销。先生还为各报撰写过有关戏曲之短文数百篇,十年浩劫,余生已寡,我因案头匮乏,亦难搜检。先生大部分之日记及回忆梅雨田先生操琴之手法,寻心得一卷及各流派唱词十余卷均毁于文革,令人扼腕。

陈氏父子留下之音响资料就我所搜检到的有:陈道安操琴的有曲牌[山坡羊]、[傍妆台]、[寄生草],还有陈先生所创之[柳青娘]翻七调,计四面;陈先生操琴,小田唱的有《落花园》二面,均为高亭公司于民国十八年在上海江西路申福新总公司楼上录制,陈小村操琴的有陈小田和老谭派名票朱耐根唱的《探母回令》及《梅龙镇》各一面、朱耐根的《法场换子》及《鱼藏剑》各一面,亦为高亭公司录制。此类唱片上海图书馆或中唱公司当有保存,祈能翻录出版,使其再放异彩。

陈道安先生为前清秀才,诗书饱学,又深慕徐灵胎之医术和为人,熟读三坟,深谙岐黄,20年代初,先生在沪上白脱路(今凤阳路)悬壶济世,自曰“儒医陈道安”,奇方屡出,救人不少,后又在无锡、江阴、常熟等地操和缓之术,拯黎元于仁寿,济羸劣以获安。追念陈道安先生一生,淡于名利,高风亮节,无论是旧学、琴艺、岐黄均有过人之处,为研究和传播京剧艺术贡献不菲。予生也晚,未能躬逢京剧盛世,更不幸亲聆先生之琴音;况又不敏于皮黄,然追念陈先生之文杀青何迟,故不揣浅陋,勉图蚊负,为先生传。谨此吁请先生和小田生前友好之健在者,不吝命笔,忆先生之生前,海后学于将来。